

年声渐远 余音仍绕

赶完大集，品完年味，追完年俗，滁州的年还不算过完，正月十五的闹元宵，正月十六的走太平，这个年，热闹闹闹个不停。这厢“满城灯火荡春烟”，花灯如昼，映照千年文脉的灵动；那厢“万人空巷走太平”，脚步所至，全是千年民俗的传承。从元宵的花灯如昼到走太平的步履铿锵，滁州的年，以民俗为弦，拨动起一曲欢快的旋律，而今，这欢腾的乐章正式步入尾声，只余袅袅余音，在时光长廊里回荡……

火舞元宵节

□作者：马顺龙

在皖东的乡村，童年的正月十五，总被一把把燃烧的火把点亮。当暮色降临，村头的打麦场或麦田里就成了火焰翻飞的舞台，那些用旧扫帚、旧锅刷子点燃的火把，在孩子们的手中升腾、翻滚、坠落，把新年的最后一波欢腾，烧得滚烫明亮，热闹非凡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没有电视、电脑、手机，撂火把是正月十五晚上唯一可做的娱乐活动。其实，撂火把的筹备从年后就开始了。刚过除夕，小伙伴们便四处搜罗材料，旧扫帚头、旧锅刷子是最宝贵的宝贝，高粱炒子扎成的帚柄耐烧且有分量，抡起来带着风，落地时不易散架或熄火。有个别小伙伴为了尽兴，竟然偷偷地把家里备用的新扫帚拿出来做火把。

记忆里，正月十五的夜晚总是降临得很迟缓，晚饭也是吃得格外仓促，碗里的元宵和水饺还没吃完，屋外就传来小伙伴们此起彼伏的呼喊：“撂火把咯！”我闻声放下饭碗，急忙从墙角旮旯里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旧扫帚、旧锅刷子，“噌”地一下蹿出家门，与小伙伴们像一群野马奔向村中空旷的打麦场或者麦田里。

场地中央和麦田里聚起了一大群人，稍大的孩子握着粗壮的火把站在边缘，年龄小的则扎堆在中间，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争先恐后地点燃火把，或嘴吹，或摇晃，目的就是让火势烧得旺一些。

随着一声吆喝，刹那间，第一支火把被高

高抛起飞向天空，橘红色的火焰划破夜空，带着噼啪的声响升腾，火星像洒落的星星，在黑暗中划出优美的弧线。紧接着，所有小伙伴把手中的火把奋力抛向空中，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往高里撂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几乎每个人都在心里比谁撂得最高，比谁的火把烧得最亮。一时间，大的、小的、长的、短的，无数火把在空中翻飞，有的直上云霄，有的在空中翻滚，划出漂亮的抛物线，有的则在飞舞中留下长长的火尾，各式各样燃烧着的火把此起彼伏，火光冲天。

“正月十五撂火把，撂得高结大瓜！”稚嫩的童谣伴着呼喊声回荡。撂火把是皖东的元宵节习俗，也是一种占卜仪式。老人说，如果撂出的第一个火把落下时火把头朝东，就预示着当年种冬瓜会丰收；如果落下的火把头朝西，就预示着当年种西瓜会丰收；如果火把

头朝南方落下，就预示着当年种南瓜会丰收……为此，孩子们会索性往东、西、南、北方向各撂一个火把，祈祷不管种什么都能取得好收成。这个说法是否灵验无从考证，但孩子撂火把第一个火把撂上天空，眼睛都不眨，认真盯着火把下落的方向。

那个时候，大哥不知何时赶了过来，手里提着煤油瓶，给我的火把添上几滴煤油，火光便猛地蹿高几分，映得一张张脸蛋红扑扑的。有的小伙伴为了让火把烧得更旺，专门往火把柄撒了草木灰，燃烧时噼啪作响，火星溅在衣服上，烧出小小的黑洞也浑然不觉。可以预见，这些小伙伴到家后免不了挨一顿责骂……

孩子们一边跑一边抛，火把的光晕在身后流转，把影子拉得由短变长。有个伙伴力气大，火把抛得又高又远，落地时溅起一片火

星，引得众人齐声喝彩，他得意地叉着腰，脸上满是骄傲。燃烧的火把，虽然不如现在的烟花绚丽，但在四五十年前的农村夜晚，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，也不失为一道火热喜庆的景观。

火光里，我想起传说。有老人说，撂火把显示的是先民对火的崇拜，是在以火祈福，与许多地方载歌载舞、欢腾庆祝的“火把节”一样，撂火把的寓意就是祈求风调雨顺、幸福安康，小伙伴们手擎火把奔向田野，腾空而起的火苗瞬间照亮大地，这是在期盼着火神驱散阴霾和灾难，播撒光明和美好；有人说，撂火把的习俗，是为了纪念皖东抗倭名将戚继光——当年他用火把吓退倭寇，皖东人便把这份勇气藏进了元宵的火焰里；还有人说，火把能驱邪避灾，烧尽田间的害虫，燃烧后的草木灰给农作物带来钾肥，来年便能五谷丰

登。孩子们不懂这些深意，只知道在火焰的追逐中，所有的快乐都变得纯粹而热烈。

夜色渐深，火把渐渐烧到了尽头，手柄上的余烬仍在闪烁。孩子们攥着发烫的手柄，依旧不愿散去，在作最后的比试。大人们开始此起彼伏地呼唤自家的孩子，可回应他们的，是一阵又一阵的欢呼与火把的余光。直到最后一支火把熄灭，打麦场上或麦田里留下点点炭黑，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灰与煤油混合的味道，那是那个年代元宵节独有的气息，久久不散。

如今身在城市，元宵节的灯火璀璨，却再也见不到童年时那热烈的火把；街头的霓虹再亮，也照不出旧扫帚燃烧的温度；精致的烟花再美，也没有亲手抛起火把的畅快。那些藏在墙角旮旯的期盼，那些奔跑中的欢笑，那些与火焰相拥的夜晚，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念想。

或许，撂火把的习俗，早已超越了简单的玩乐与祈福。它是先辈们留下的文化密码，是乡村岁月里的集体记忆，是火与光交织的生命赞歌。当火把在元宵夜升起，照亮的不仅是黑暗的夜空，更是一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英雄的缅怀，对传统的坚守。

如今身在城市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多年前飞舞翻腾的火焰，听到了那些清脆的呼喊。那把燃烧的火把，不仅照亮了童年的元宵节，更在记忆的长河里，永远燃烧着温暖与希望。

▲南京太平寺的花灯。(来源：滁州文旅)



▲正月十六走太平。(资料图) 刘玉才摄



▲南湖灯会。(来源：美好琅琊)

▲花鼓灯现场展演。(资料图) 计成军摄



千年古俗里的平安与牵挂

□作者：曹长江

正月十六，天光未亮，全椒城已浸在鼎沸人声与震天锣鼓里。“走太平”这个刻进全椒人血脉的印记，自汉代绵延至今，既是响当当的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更堪称中国民俗活化石——它以千年不断的传承，把百姓对平安的祈愿、对团圆的渴求，凝作代代相传的生活仪式，让古老民俗在当下依旧鲜活。从破晓到深夜，赴会的人潮从不间断；有人赶早来迎“头道太平气”，有人趁夜寻份心安，每个人心里都揣着对太平年景最朴素的期待。

晨起吃过家常早饭，系上红围巾。“太平”二字的绣线虽已泛旧，但指尖触到布料时，暖意仍顺着指缝往心里钻。今年难得全家同行，老伴、儿子儿媳陪在身边，小孙子举着彩色风车在前头雀跃，脆生生喊着“爷爷快点，去太平扔硬币呀！”那模样惹得路人都会含着笑回话。

往年这天的光景，还清晰得像在昨天：老街坊提着香烛灯笼，嘴里絮叨着“去年走了太平，一整年都顺顺当当”；老人揣着还带余温的茶点，慢悠悠汇入人流；年轻人趁着暮色同行，举着手机拍黄河上的灯影；白发老人贴身揣着故人的旧红绳，每一步都走得郑重，替他多沾点太平气；返乡的青年在井边低头许愿

，外地游客举着相机连拍，说要“讲给家里人听这热闹”。

这已是我数不清第几次“走太平”了。退休前，每年都跟着单位的方阵出发，红围巾在风里招展，彩旗密得像林子。全椒县政府广场集结时，鼓乐声里满是庄重。还记得那些年，乡贤常回全椒，跟着队伍“走太平”，眼里满是化不开的乡情；奥运冠军许海峰穿便装，系着红围巾坐在主席台，笑着挥手时，像邻家大哥般亲切，我还曾和他愉快地合过影；艺人方芳举着相机不停拍，感叹“这热闹里都是血脉里的乡愁”。更难忘2019年，祖籍全椒的王璐瑶和香港艺人奚秀兰回了乡，裹着同款红围巾走太平桥，王璐瑶接过小游客递来的酥笏牌，笑着说“还是家乡味最亲”；奚秀兰在太平井边学着扔硬币，轻声念“愿全椒年年都太平”，让这古俗又多了份跨地域的乡情。队伍出发后，沿着儒林路、新华路，再踏上袁家湾的青石板路，路过拱桥，脚步声和欢笑缠在一块儿，那盛况到现在想起来，心里还直发烫。

如今年纪渐长，最稀罕的就是全家同行的时光。看小孙子追着风车跑，“呼呼”的风声响个不停；听老伴和她儿媳聊柴米油盐、孙辈的学业，脚步慢了下来，心里却踏实得很。近些年“走太平”的名声越来越响，每年正月十六，总有几十万人往全椒涌，太平路从早到晚都挤着人，可这热闹不闹心，反倒让人觉得暖。

太平桥广场南侧的文化长廊，静静诉说着“走太平”的千年故事。清版《全椒县志》的复刻本泛着旧色，一笔一画记着古老的来龙去脉；上世纪五六十年的黑白照片里，人们穿着带补丁的衣裳，挤在

旧桥上笑；近年的航拍图中，几十万人的队伍像条红长龙，在城里蜿蜒。长廊尽头摆着老物件：旧纸灯笼蒙着层薄尘，“太平”木牌被摸得发亮，装炒米糖的粗布口袋还带着旧痕，老人们凑上前辨认，嘴里念叨着“我家当年也有这个”。小孙子指着旧照片问“爷爷，这里面有你吗？”我蹲下来答“那时候啊，天没亮就揣着馒头出门，走到桥边时，东方刚泛白，露水都打湿了裤脚”。

穿过广场，太平桥就映入眼帘。新桥比旧桥宽了近三倍，青石板铺得平整，汉白玉栏杆上雕着祥云，柱顶的石狮神态各异。走到桥中间，我伸手摸了摸栏杆上的“太平”二字——新刻的字迹浑厚有力，却还留着旧桥的斑驳痕迹，像是凝着千年的时光。小孙子学着我的样子摸栏杆，奶声奶气念“摸太平，平平安安”，一家人的笑声飘向黄河，和流水声融在了一起。桥下的黄河里，“太平灯”可从清晨漂到深夜，烛火轻轻晃，水面从浅红慢慢转成暗红，每一盏灯笼里，都装着乡人的美好祈愿。

过桥往东走，就是太平阁。三层阁楼黛瓦红柱，檐角的铜铃“叮叮当当”响，像唱不完的大平曲。阁身上的浮雕刻着“走太平”的典故，从刘平治理全椒，到百姓来此祈福，画面鲜活得像要动起来。

太平阁旁边的太平井，整天都围着人。井畔的简介把古井从汉代的传说，到如今的祈福习俗，都写得明明白白。青石井栏上刻着“太平圣井”，旁边的石碑写着“饮太平水，得平安福”。老一辈人说，早起打井里的水喝，“一年都不生病”；白天总有游客往井里扔硬

币祈福，说这样美愿就能成真；到了夜深，还有人举着手电筒，在井边虔诚许愿。我给小孙子递了枚硬币，教他许了愿轻轻扔下去。“爷爷，愿望真的会实现吗？”会的，我摸了摸他的头，“这是全椒人传了千年的福气，心诚就灵”。

从太平桥到街心花园，几里路的摊档热闹。卖香烛灯笼的摊子透着喜庆，早起的人都来买一套，图个吉利；玩具摊前围满了孩子，小孙子盯着个电动老虎不肯走，我给他买了，他立马抱在怀里；服装摊前，儿媳给老伴选了顶深灰的绒线帽，说“戴着暖和，能戴好几年”；农具摊前，老农们围着贴了“五谷丰登”红纸的竹器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聊；本地和外地的企业还立了招牌，红字体特别显眼，倒成了摊档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美食摊最诱人，香气从早飘到晚，勾得人挪不动脚。官渡官糕趁热刚蒸好，咬一口软糯香甜；古河狮子头正午出锅，肉香能飘出老远；太平庵的小磨麻油泛着金黄，油香漫开来；马厂酥笏牌、管坝牛肉从早卖到晚，队伍就没断过；马厂魏美玲香酱装在粗陶碗里，酱香混着芝麻香直往鼻窟里钻，摊主一掀开盖子，立马围来不少人；周岗雪寒裹着层雪白糖霜，咬开酥松带甜，孩子们攥在手里就不肯放。摊位之间还摆着吴敬梓牌酒的展架，红底金字印着“儒林故里”，老乡们买上两瓶，说“走了太平，再配着家乡酒，年味儿才更足”。我也拎了些麻油、酥笏牌、魏美玲香酱和糕点，还有两瓶吴敬梓酒——每年“走太平”，都要带点特产回家，这样才像把太平气也带回了家里。

下午往家走时，手里拎满了东西，胳膊有点酸，可远处的锣鼓声、爆竹声没断过，仍有人陆续往太平桥去；刚散了家宴的一家人，孩子手里还攥着剩糖；好友们聚了餐，来这儿消食聊天；外地游客举着导航赶过来，怕错过了热闹。全椒人都知道，这热闹要等到子夜才散，走一遍太平桥，多沾点太平气，才能欢欢喜喜回家。

走着走着，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走太平时说的话：“全椒人走太平，走的不是路，是平安；盼的不是热闹，是团圆。”那时候我懵懂不懂；如今父亲虽已仙逝，可太平桥、太平阁、太平井还在，家人的陪伴还在，游子归乡的身影也还在，他们都成了这古俗里的温情注脚，守着这方水土的记忆与乡情。看着身边一家五口有说有笑，望着路上不断的人流，才明白这千年古俗里的牵挂，就像黄河水似的，一代又一代往下淌。

朋友若问我，全椒什么时候最值得来？我会答：正月十六，来“走太平”！清晨来沾沾清气，听晨鸟和铜铃一起唱；正午来凑凑热闹，看龙狮和歌舞同欢；入夜来寻份静谧，赏灯笼和夜色相融。走一趟太平桥，登一回太平阁，往太平井里扔枚硬币，看一场舞龙舞狮，尝一口全椒家乡味，你就懂了全椒人的“太平”——是家人相伴的安稳，是故土乡情的凝聚，是穿越了千年的团圆与牵挂。